



2.

前輩大師引領藝術路

吳炫三在淡江中學讀高中時，經資深畫家陳敬輝啟蒙。爾後考上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，接受學院的訓練，奠定了扎實的繪畫基礎。以西畫第一名成績畢業後，前往西班牙聖費南多皇家美術學院深造。在學習階段與藝業開展過程中皆蒙受多位前輩畫家的指導，無論在創作或處事待人等方面，都帶給他莫大的啟迪和影響。



〔本頁圖〕1971年，吳炫三留學西班牙期間，參觀葛利哥於托雷多的畫室。

〔左頁圖〕吳炫三，《白色大廈》，1977，油彩、畫布，172×146cm。

淡江中學和啟蒙恩師陳敬輝

1960年，吳炫三從羅東到當時位於臺北縣淡水鎮的淡江中學讀高中。為了搭清晨4點多的火車，不到3點就起床，喝了一大杯用教會發送之奶粉所泡的熱牛奶，跟隨父親到羅東火車站。臨上車的時候，父親再三叮嚀：到臺北以後有兩件事不可以做，一是不可以混流氓，一是不可以參與政治。父親認為這兩者其實都是同樣一件事。在汽笛聲中，他帶著父親給他的三百塊錢跳上火車，展開人生嶄新的一段旅程。

淡江中學於1914年由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所創設，為北臺灣最早創設的私立中學，1958年與純德女中合併，改稱「私立淡江高級中學」，現址位於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26號。初入淡江中學的吳炫三，拋開初中時期課業不良的陰影，決心努力上進，以期順利考上大學。他在第一學期就拿到獎學金。高二那年，資深畫家陳敬輝到班上擔任美術老師，由此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，也開啟了他走上藝術之路的鎖鑰。

陳敬輝生在淡水，幼年即由他舅媽，也就是19世紀末期到臺灣傳教與行醫的馬偕博士女兒偕媽連抱養。他從小在日本受教育，後來在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、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校（京都市立美術大學前身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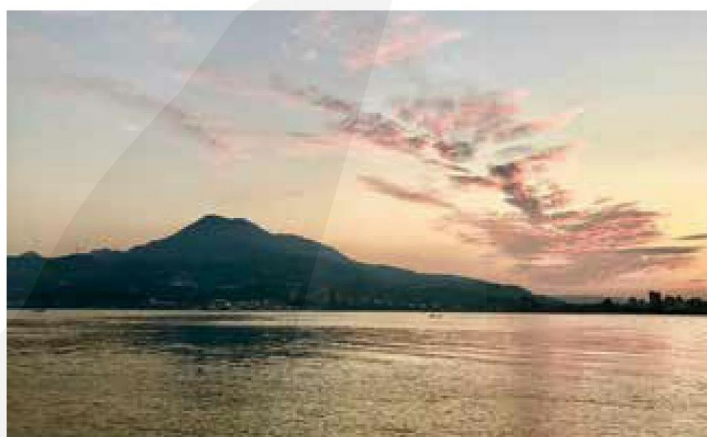
[左圖]

1960年，就讀淡江中學一年級時的吳炫三。

[右圖]

1962年，吳炫三攝於淡江中學美術教室前。





[左圖]

1930年，陳敬輝參加第4屆臺展的作品——〈女〉。

[右上圖]

陳敬輝，〈觀音山〉，1967，水彩、紙，11×15.5cm。

[右下圖]

2019年，淡水觀音山實景。圖片來源：王庭玫攝影提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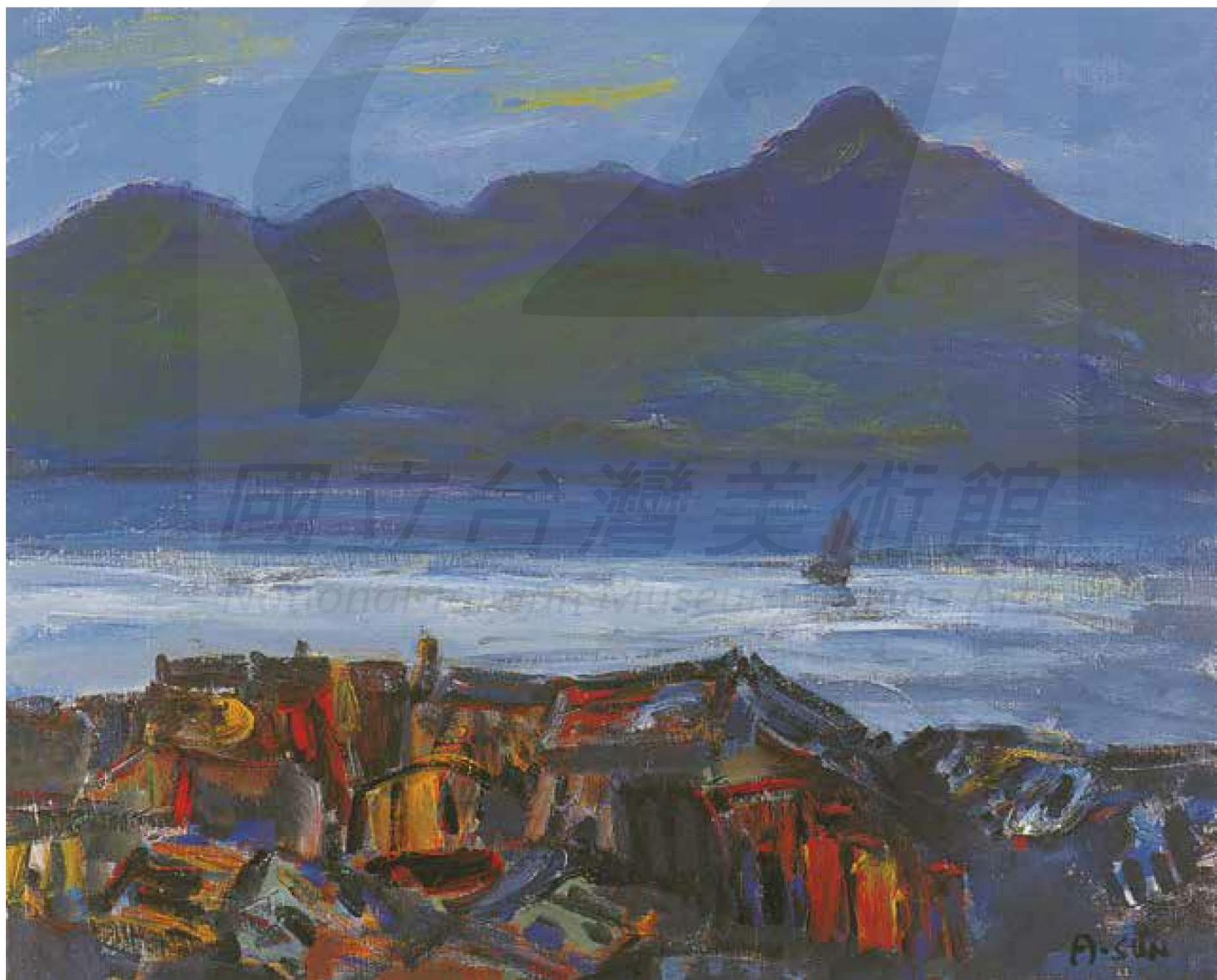
學習膠彩畫，是京都畫派大師竹內栖鳳的弟子。1930年以〈女〉作品入選第4屆臺展。他在淡江中學任教時，對學生循循善誘，傳授所學。然而吳炫三開始對美術課心存排斥，一方面是從小不愛塗鴉，另一方面是在初中時代將美術課視為畏途，幾乎所有作業都是找同學代筆，不料陳敬輝的出現讓他對畫畫開始產生興趣。主要陳老師並非僅在課堂講解，而是十分重視現場寫生，經常帶學生在淡水一帶寫生。

高二那年，吳炫三已經積極準備考大學。每逢星期假日的早上都參加補習，到了午後同學自由活動。他家在宜蘭，路途關係，往返費時，因而選擇留校。他看到很多同學跟陳敬輝老師出外寫生，他也跟著一起去。老師帶著他們從淡水臨河水岸畫觀音山，也到老街的教堂、白樓和屋宇取景。長久以後，師生寫生的足跡，踏遍淡水的每一個角落。最後他成為學生當中最熱中於畫畫的一個，一直畫到現在，未曾停歇。至今



吳炫三憶及當年恩師教誨的種種，敬慕神情如同談起對父母教養之感懷。

他記得剛開始跟陳老師外出寫生的某一天，大夥人畫土地公廟。他因為缺乏經驗，竟然把懸在土地公廟旁邊的電線畫得跟電線桿一樣粗，「你畫這個電線是要畫到天國去喔？」儘管陳敬輝嘴裡這麼說著；但他感覺到老師的口氣，似乎對他不受拘束的想像力有些默許





吳炫三，〈淡水禮拜堂〉，
1975，油彩、畫布，
60.5×72.5cm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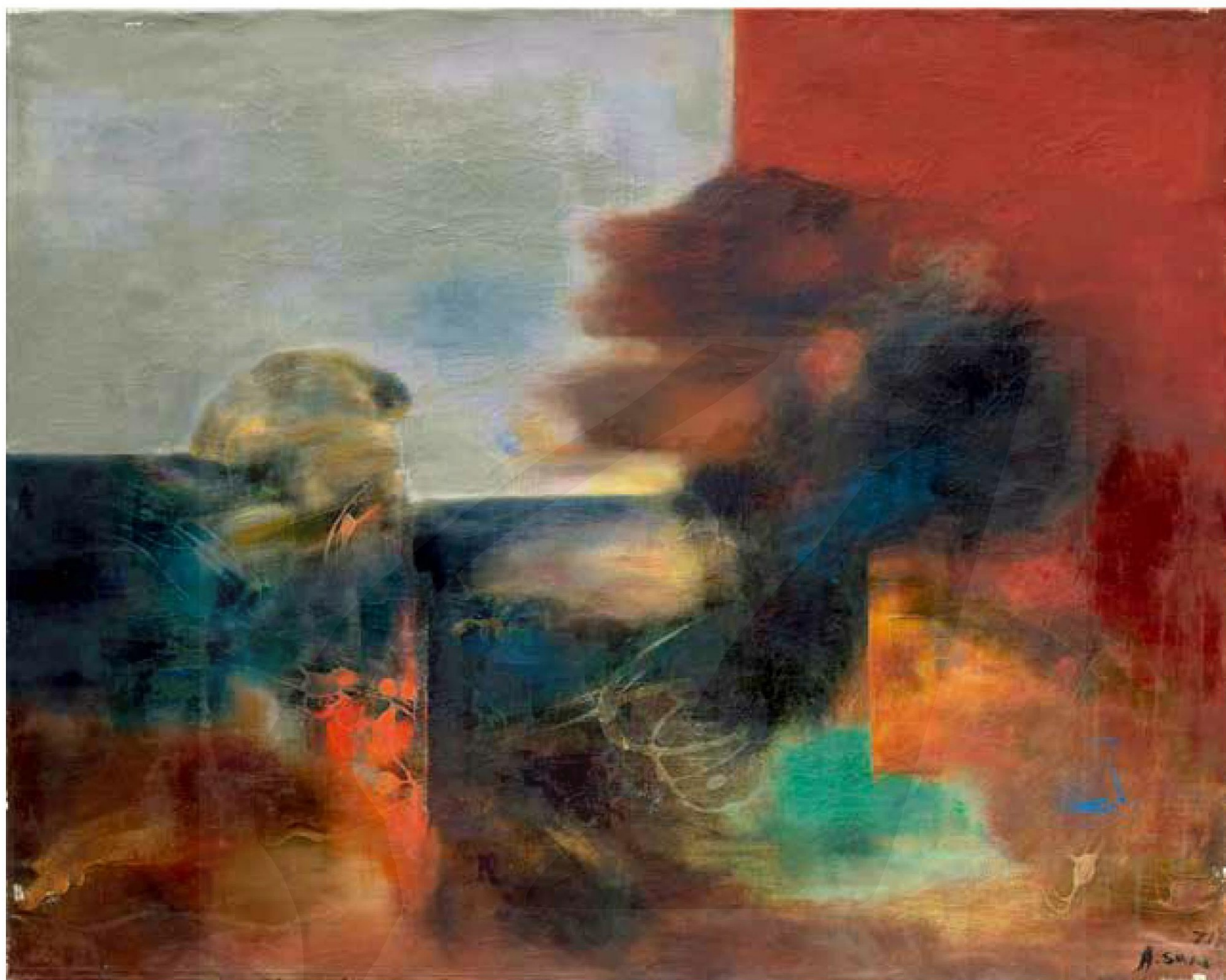
呢！還有一次在教室上課，老師要學生畫自己的手；他實在無從下手，枯坐一會兒，想到往昔在家鄉幫忙種田、手被割傷的樣子，就用紅色、綠色在紙上亂塗一通。陳老師給他的評語是：「像小兒麻痺的手。」但認為他用色豐富，這方面是有天分。他還記得有一次上課，他把自己畫得不滿意的一些習作放在地上，陳老師立刻責備他：「每張畫都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，怎麼可以把它擺在地上！」這一番教誨提示了創作的價值和嚴肅性，平日和氣可親的陳老師碰觸到藝術總是這樣嚴謹以待，無非要讓學生從一些細節學習中，正直穩當地逐步進入浩瀚無垠的藝術天地吧！

[左頁上圖]

吳炫三1960年代的作品〈淡水落日〉。

[左頁下圖]

吳炫三，〈懷念的淡水河〉，
1975，油彩、畫布，
65×80cm。



吳炫三，〈海邊〉，
1971，油彩、畫布，
130×162cm。

當吳炫三對繪畫產生興趣時，正是他面對大學和專科聯考志願選擇的階段。當時的大專聯招分為甲（理、工學院各科系）、乙（文學院各科系）、丙（農、醫學院各科系）、丁（法、商學院各科系）四組，考試科目略有不同，並採取考生先填志願、後考試的分發模式。他本來想選丙組，第一志願是讀生物系，研究植物園藝或病蟲害。直到升高三之前刻，他發現自己的興趣是藝術；於是向陳敬輝老師請教。吳炫三回憶：「他跟我說：『你將來只能走藝術這條路。』這句話對我一生影響很大。我沒想到他會跟我講這句話，因為我們那個時代，走這條路都不是要當畫家的；而是當美術老師。」於是，他轉而改選「乙組」。1964年，順利地考上省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。

師大美術學系和廖繼春老師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在吳炫三入學時名為「臺灣省立師範大學」（1955-1967），它的前身是日治時期「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」，創立於1922年。1945年二戰結束後，經政府接收，改名為「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」。1946年為培養初、高中師資，改成具有大學位階的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」。1955年改制為「臺灣省立師範大學」。1967年升格為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」，設教育、文、理、藝術四個學院。美術系創立於1947年，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高等美術學府；初為四年制圖畫勞作專修科，1949年更名為藝術系，1967年更名為美術系。吳炫三就讀時期的藝術系系主任是黃君璧，師資有廖繼春、孫多慈、袁樞真、虞君質，莫大元、陳慧坤、馬白水、李石樵、林玉山、凌嵩郎、趙春翔、金勤伯、陳銀輝等人。他在此接受學院的訓練，為畫業奠定了扎實的基礎。在諸多老師當中，他和廖繼春淵源最深。

廖繼春是臺灣第一代西畫家。1924年前往東京美術學校（今東京藝術大學）圖畫師範科就讀，與同代畫家陳澄波同學。當時該校是日本唯一的國立藝術教育學府，授課教師皆一時之選，像藤島武二、田邊至、岡田三郎助等都是名家，特別是指導西畫的田邊至，影響他對印象派的興趣和鑽研。他於1926年畢業後返臺。1927年以〈裸女〉（P24上圖）一作獲得首屆「臺展」特選。1928年以〈有香蕉樹的院子〉（P24下圖），入選日本官方主辦的「帝展」；是繼陳澄波的〈嘉義街外〉後，第二位入選「帝展」的臺灣畫家。廖繼春1962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，前往美國考察

〔上圖〕

吳炫三大學時期和導師廖繼春一起去八斗子山坡郊遊留影。圖片來源：廖繼春孫子廖和信提供。

〔下圖〕

1967年，吳炫三攝於廖繼春位於雲和街的畫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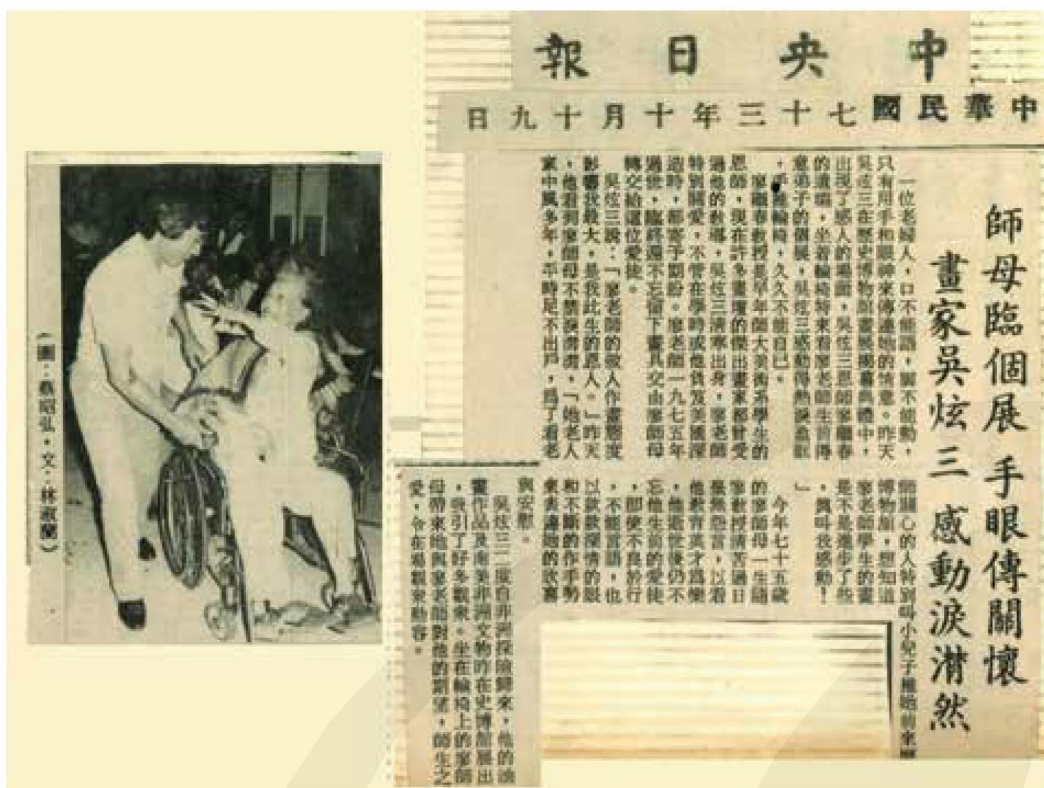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訪問，當時風行的抽象表現主義帶給他莫大的震撼，爾後他的風格受到影響，以明快、充滿律動的線條與豐富亮麗的色彩見長。

1947年，廖繼春受聘於省立師範學院，舉家住在學校分配位於雲和街的宿舍；他在學校附近另有一畫室。1964年吳炫三到師大上課的第一學期就以工讀身分當廖老師的助手，借住於廖老師的畫室，一住就是五年，直到畢業以後。廖繼春畫室對當年的吳炫三來說，不僅是異鄉安身的溫暖所在，更是一個美感的知識寶庫。畫室裡擺滿了廖繼春多年來閱讀和收藏的許多日文書籍和畫冊，陸陸續續也有從國外寄來的相關嶄新出版品。當吳炫三做完分內工作，躺在畫室的榻榻米上，被周圍的書籍畫冊包圍，總覺得自己真是最幸福的藝術系學生。廖繼春引導他學習藝術和做人道理，也提供他一個增廣視野、儲備繪畫資源的天地，他提到：「跟隨廖繼春老師，除了學藝，我也學到做為一名藝術家的態度。他從不批評別的藝術家；他認為應當用欣賞的態度去看待其他藝術家。我深受廖老師的影響，他引導我進入藝術的境界，也指引我做一名畫家的條件，真的是受益非常的多。」吳炫三心存感激，不斷鞭策自己將來以最好的表現作為回報。

大學美術系期間，吳炫三除了接受廖繼春指導油畫的造型與色彩運用，大學一年級跟著李石樵學習素描。李石樵和廖繼春同為臺灣第一代西畫家，1923年考進臺北師範學校（今



[左頁上圖]

廖繼春，〈裸女〉，1926，
油彩、畫布，73×52cm。

[左頁下圖]

廖繼春，〈有香蕉樹的院子〉，
1928，油彩、畫布，
129.2×95.8cm，
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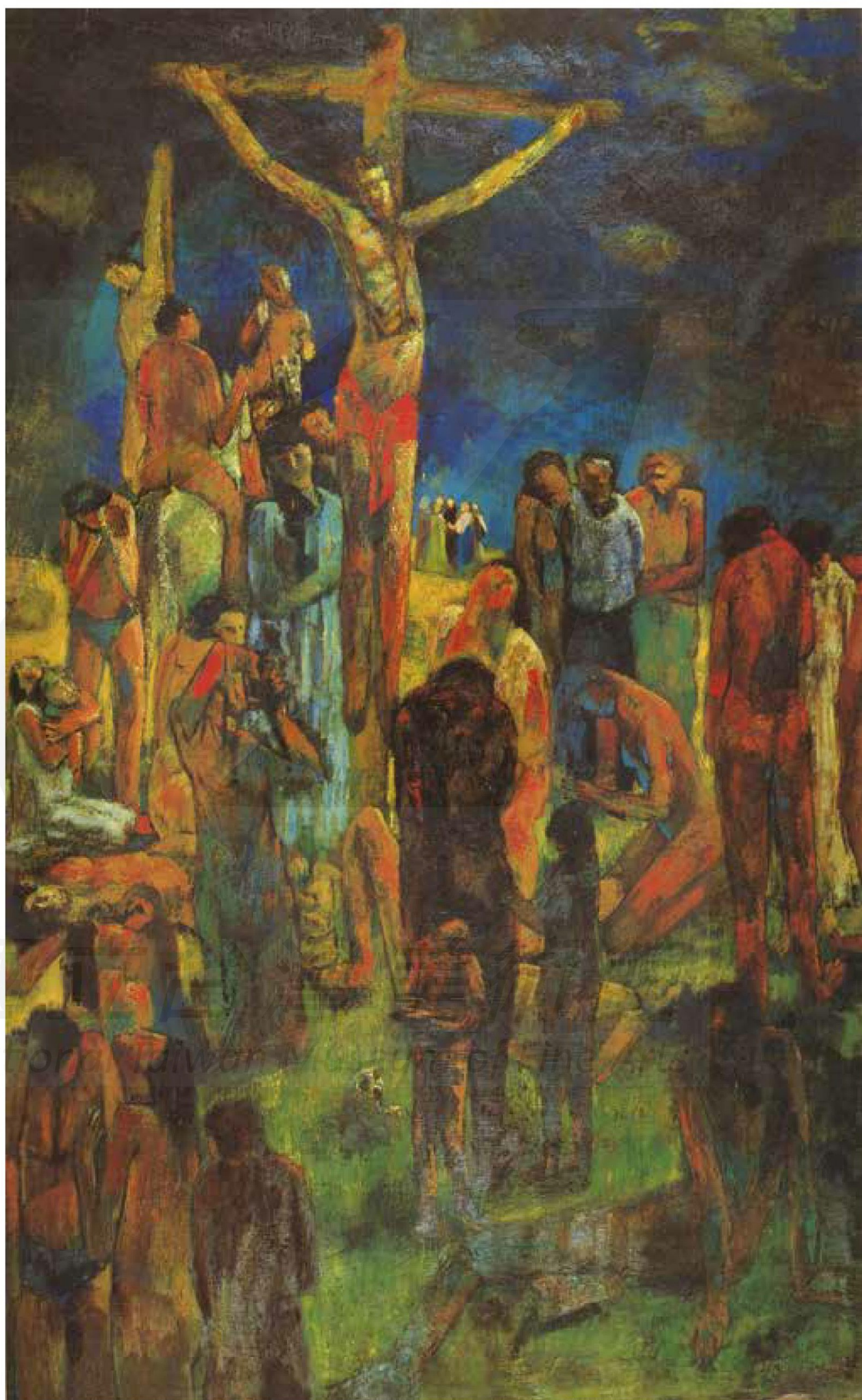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，《中央日報》報導
吳炫三於史博館舉行個展，
廖繼春夫人蒞臨展場給予鼓
勵。



李石樵，〈臺北橋〉，
1927，紙、水彩，
32×47cm，
第1屆臺展入選作品。
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），接受日籍美術老師石川欽一郎的指導，1927年以〈臺北橋〉作品入選首屆「臺展」，1931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深造，1933年以〈林本源庭園〉入選「帝展」。1948年，李石樵在臺北市新生南路二段16巷內設「李石樵畫室」，在生活艱苦的情況下，他秉

吳炫三大學三年級的油畫
作品〈耶穌受難圖〉。



持著一股對藝術教育的熱忱，長年免費教學直到1976年，1977年才酌收每位學生每月八百元的學費。吳炫三在1964年進入李石樵畫室，前後四年，利用晚上時間畫石膏像、畫素描，當年在李石樵老師引導下的繪畫基本訓練受用至今，成為他一生創作的堅實基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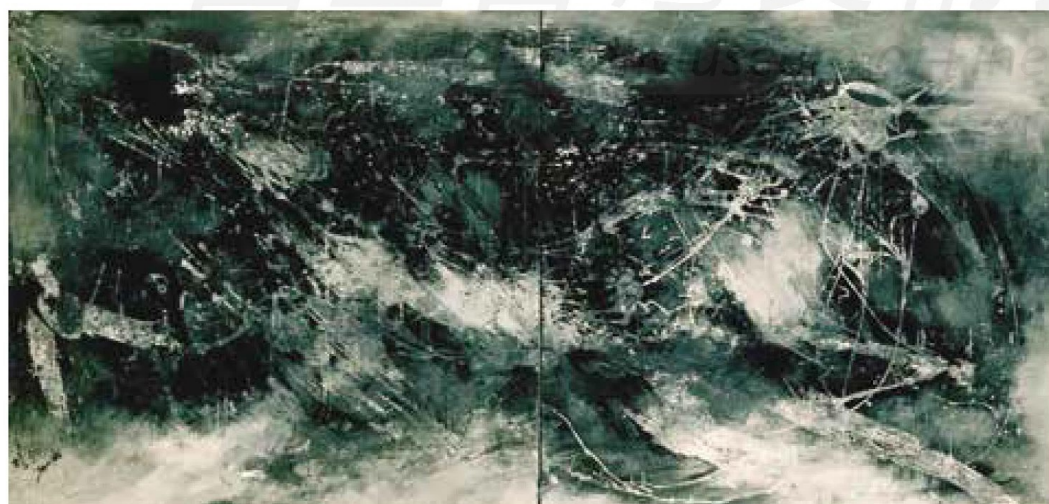
1960年代以後的臺灣繪畫市場才逐漸成型，畫家賣畫不易。當時就讀大二的吳炫三一心嚮往「畫家」之名，根本沒有想到賣畫之事。有一天，系主任黃君璧給他一個地址說：「這位女士喜歡你的畫，想跟你談談。」聯絡以後，原來這位女士是作家鍾梅音。她說看到吳炫三參加系展的一幅〈濱海之鎮〉很喜歡，準備以六百元臺幣購買，問吳炫三願不



1968年，吳炫三的大學畢業學士照。



吳炫三大學時代的作品〈山水〉。圖片來源：國立歷史博物館提供。



吳炫三大學時代的作品〈超越〉。圖片來源：國立歷史博物館提供。

吳炫三，〈臺灣婦女〉，
1976，油彩、畫布，
91×72cm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願意割愛。那個年代的六百元臺幣大約是小學教師的一個月薪水。吳炫三拿到生平首次賣畫的錢喜出望外，連續幾晚失眠。他把錢買了許多東西請班上同學打牙祭。

這件事經過多年後，他接到《中央日報》轉來的一封信鍾女士寄自新加坡的信；她說在報端讀到吳炫三畫展消息，希望他寄幾張近作照片給她看，而後她看到照片回信表示她不喜歡吳炫三近作的風格，還是喜歡

早年買的那幅小畫。鍾梅音生前出版多本散文集和小說，曾擔任《大華晚報》副刊主編，1952年在《中央日報》撰寫「每週漫談」專欄，1963年主持臺灣電視公司的「藝文夜談」節目，是第一位主持電視節目的女作家。1971年移居新加坡後，拜師畫家陳文希習畫，彌補少女時代因戰亂未能進入藝術學校的遺憾。1984年吳炫三到亞馬遜河流域蒐集資料時，因毒蚊咬傷發病住院，當地僑胞提著水果去探望，他在包裝水果之新聞紙上，看到鍾梅音在臺灣病逝的消息，眼前不禁浮起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見到鍾女士的情景。他說，大二那一段賣畫淵源推動了他想當職業畫家的信念；因為他從來沒有想到有人會喜歡他的畫。

拜師姚夢谷學習老莊和易經

在離開師大校門已逾半個世紀的今天，吳炫三依然念念不忘當年多位老師的教誨。包括黃君璧、林玉山等人指導水墨畫；馬白水教他認識整體的色面關係；陳慧坤教導他了解美術史和世界繪畫潮流的變遷。另外，他在大學四年時，拜師藝評家姚夢谷，每週三天在新店姚老師名為「拾閒廬」的家裡，進行一對一的教學，學習老子、莊子和《易經》

〔左圖〕

1970年，服役時擔任陸軍少尉的吳炫三。

〔右圖〕

1967年，李石樵帶學生出遊。左起：王美幸、吳炫三、李石樵、江明賢、劉美蓮。





等中國傳統哲學思想。

姚夢谷幼年開始習畫，中學師事陳竹珊，習素描和水彩，而後師事江蘇正則藝專教授呂鳳子。他青年時期即熟讀老莊，畢業於上海大學中文系。中國對日抗戰勝利，他膺選為第1屆國民大會代表，來臺後曾在臺中二中和臺北市成功中學任教，後來在家設「拾閒詩社」為年輕學子講解《莊子》、《詩韻集成》等。1955年位於臺北市南海路的「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」（1957年改名「國立歷史博物館」）成立，他受聘擔任研究委員會及美術委員會主任委員，直到1985年退休。1961年，他和葉公超、黃君璧、高逸鴻、余偉等畫家組織「壬寅畫會」切磋畫藝。他也是舉足輕重的藝評家。1979年9月，吳炫三在當時的臺北市新公園內的省立博物館（今國立臺灣博物館）舉行第三次個展時，他所敬重的姚老師以「中道」筆名，在《新

生報》「一周藝評」專欄發表題為〈觀吳炫三出國畫展有感〉文章，肯定吳炫三當時所表現的寫實能力，也認為他在研讀老莊及了解儒道思想之後，前往歐洲汲取西洋繪畫之長是正確選擇。

姚夢谷的教導讓吳炫三對大自然產生新的體認，並引發他對佛教真義進一步探究，長年累積後，在1995年開創「陰陽紋」的繪畫語彙，在這段屬於他「紅黑白時期」的作品便是結合從姚師所學、參訪原始部落的心得，以及佛教、道教等對陰陽和諧與消長的想法的創作。他提到：「陰陽消長就是自然的法則；陰陽和諧乃是美的極致」，例如太極之黑白兩色。他的陰陽紋表現是以直線和曲線作為左右和諧。「陰陽

[左頁上圖]

吳炫三，〈威尼斯〉，
1978，油彩、畫布，
65×54cm。

[右頁下圖]

壬寅畫會創會成員合照，
後排左四為姚夢谷。

吳炫三，〈古屋〉，1979，
油彩、畫布，45×53cm。





2010年，長期支持吳炫三（右1）創作的辜濂松伉儷來訪巴黎竹莊工作室。圖片來源：池上鳳珠攝影提供。

辜濂松從親戚口中獲知他從中學時代開始就經常在淡水寫生，於是就向他買一幅從淡水望觀音山的油畫，後來吳炫三才隱約知道辜濂松是幫那時期流亡日本、思念故鄉的叔叔辜寬敏買的。

辜家老一輩對淡水河與觀音山有濃厚的感情，主要因為辜寬敏的父親，也就是辜濂松的祖父、「臺灣五大家族」之一的「鹿港辜家」立基者辜顯榮1910年在臺北市歸綏街303巷9號興建宅邸，該宅邸面對著舊日

的淡水河碼頭，觀音山就在河的對岸。由於辜家在龐大產業當中有一項鹽業，因此大稻埕人習慣稱辜家大宅為「鹽館」。

1961年辜家遷出「鹽館」，1963年就地設立榮星幼稚園。當年辜濂松在幫叔叔買吳炫三作品後，自己也跟著購藏一幅吳炫三描繪觀音山的寫生畫。辜濂松從1965年到他過世的前兩年，喜愛藝術的他，持續收藏吳炫三的畫長達四十多年，前後至少買了近四百幅。每次的筆潤幾乎都是分期付款方式。這對於在師大和西班牙留學時期的吳炫三等於提供了獎學金一樣；在他學成之後則形同安家費用，無論哪個階段，這筆收入足夠讓他購買顏料和畫筆，在生活無虞之下用心創作。

昔日位於大稻埕的辜家舊宅，現已轉為私立榮星幼稚園，並被臺北市政府列為市定古蹟。圖片來源：王庭玫攝影提供。



崇拜巨匠哥雅・留學西班牙

大學時代的吳炫三除聆聽教授所敘述的國外留學經驗，也在廖繼春工作室翻閱一本又一本介紹世界名家的作品畫集，因而心底便存著出國深造的渴望。他說：「那個時候，我在臺灣覺得很悶。就一個畫畫的人來說，如果有抱負，持續地創作，若是畫水墨畫，可以把目標訂在成為歷史上的一個藝術家，在臺灣的美術館可以看到近代的張大千、傅抱石、李可染等人或更早期的水墨作品。然而對畫西畫的人來說，當年沒有看過原作，只能透過畫冊看到大師之作。事實上，畫冊所呈現的與真跡有很大的差距。美術系初畢業的我渴望出外，一睹真跡的心情就十分地迫切呀！」

但是在1960年代的臺灣，雖然政府積極於基礎建設，經濟發展順

【關鍵詞】哥雅

哥雅（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），西班牙浪漫主義畫派畫家，十四歲拜師學聖像畫。1789年經西班牙國王卡洛斯四世延攬為宮廷畫家，幫宮廷成員和貴族繪製群像和人像。1795年出任馬德里皇家聖費南多美術學院繪畫部部長。他雖身為宮廷畫家；但也是一位愛國和關心社會的畫家，創作許多痛斥法國侵略西班牙罪行，以及批判西國內部黑暗面的作品。

哥雅早年鑽研前任宮廷畫師、巴洛克時代名家維拉斯蓋茲（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Velázquez）的作品，將他奉為「偉大教師」。然而他一生的畫風多變，既擅長寫實，也具有豐富的感情與想像力。代表作有〈裸體瑪哈〉、〈著衣瑪哈〉、〈1808年5月3日〉等。他的肖像畫和人體畫生動而充滿感染力，描畫戰事與血腥的作品則令人驚心動魄。他的風格延續了古代大師的成就，尤其對19世紀法國繪畫的影響更為顯著。



哥雅，〈裸體瑪哈〉，1797-1800，油彩、畫布，97×190cm，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典藏。



哥雅，〈著衣瑪哈〉，1797-1800，油彩、畫布，95×188cm，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典藏。



利；但是對一般學生而言，出國仍是一件難事，特別是在金錢方面的負擔。1968年夏天，吳炫三以油畫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從師大美術系畢業。他的學長、畫家顧炳星當時正在西班牙的馬德里聖費南多皇家美術學院（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）深造，幫他在該校申請到獎學金，但就在1971年，他出發前往西班牙的兩個星期前，接到美國耶魯大學通知他申請入學獲得批准。面對著耶魯名校和西班牙聖費南多皇家美術學院二選一的情況下，讓吳炫三心裡糾結。最後他因為崇拜西班牙浪漫主義畫派藝術大師哥雅，盼望能站在這位巨匠的畫作之前，親炙真跡的風采，另外還包括他所仰慕的畢卡索（Pablo Ruiz Picasso）也是出自西班牙，終於確定了西班牙留學之行。事後他想，當初若選擇耶魯，也可能改變他藝術生涯路；創作觀念異於當今，或畫風都會有很大的差距！

吳炫三前往西班牙之前，特別去拜訪曾經到西班牙的學長畫家劉國松，請教他相關經驗及行前準備事項。劉國松告訴他：無須攜帶任何東西；只要他進美術館，看到那

些偉大作品就會投降，眼前的作品畫得實在太好了，做為觀者的我們根本無從下筆呀！當時還未出遠門的吳炫三心想：「真的會是這麼感覺嗎？看來要成為一名藝術家是很困難吧！」那時候年輕的吳炫三決定到西班牙，除了朝聖大師名畫，也考量學成返臺倘若無法圓畫家之夢，因有文憑在身，或許可以從事美術教職。不過他還是抱著成為藝術家的期待，出國的行囊中除了一些作品，並特別放進畫具箱，準備在異國隨時使用。

他進入西班牙聖費南多皇家美術學院之後，發現上課方式不同於他熟悉的由老師帶領，或在其指點下進行；而是學生攜帶作品到課堂，再由老師品評。第一次上風景課時，他覺得自己在臺灣經常寫生，風景畫對他來說已經駕輕就熟，所以充滿自信地帶了一些在臺灣寫生的畫作到課堂，老師開口第一句話就說：「你畫得很好，不需要到這裡來學畫！」不料正當他在享受讚美的時候，老師卻加上一句：「但是，如果你要當畫家的話，應該是最壞的畫家。因為你的畫裡面看不到泥土，你畫的樹沒有根，你筆下的土也未深植，充其量只畫到表面而已！」他的話對吳炫三產生莫大的啟發。從此深信花拳繡腿在創作上是行不通的，淺薄的表象縱使會讓自己片刻迷失，但卻無法逃過專業深刻的評斷。



吳炫三，〈西班牙教堂〉，
1972，油彩、畫布，
53×45cm。

【左頁上圖】
1972年，吳炫三於聖費南多
皇家美術學院前留影。

【左頁中圖】
吳炫三，〈白色托雷多〉，
1978，油彩、畫布，
54×65cm。

【左頁下圖】
吳炫三，〈夢尋〉，1975，
油彩、畫布，113×162cm。

[右頁圖]

吳炫三，〈自由的缺陷〉，
1974，油彩、畫布，
130×97cm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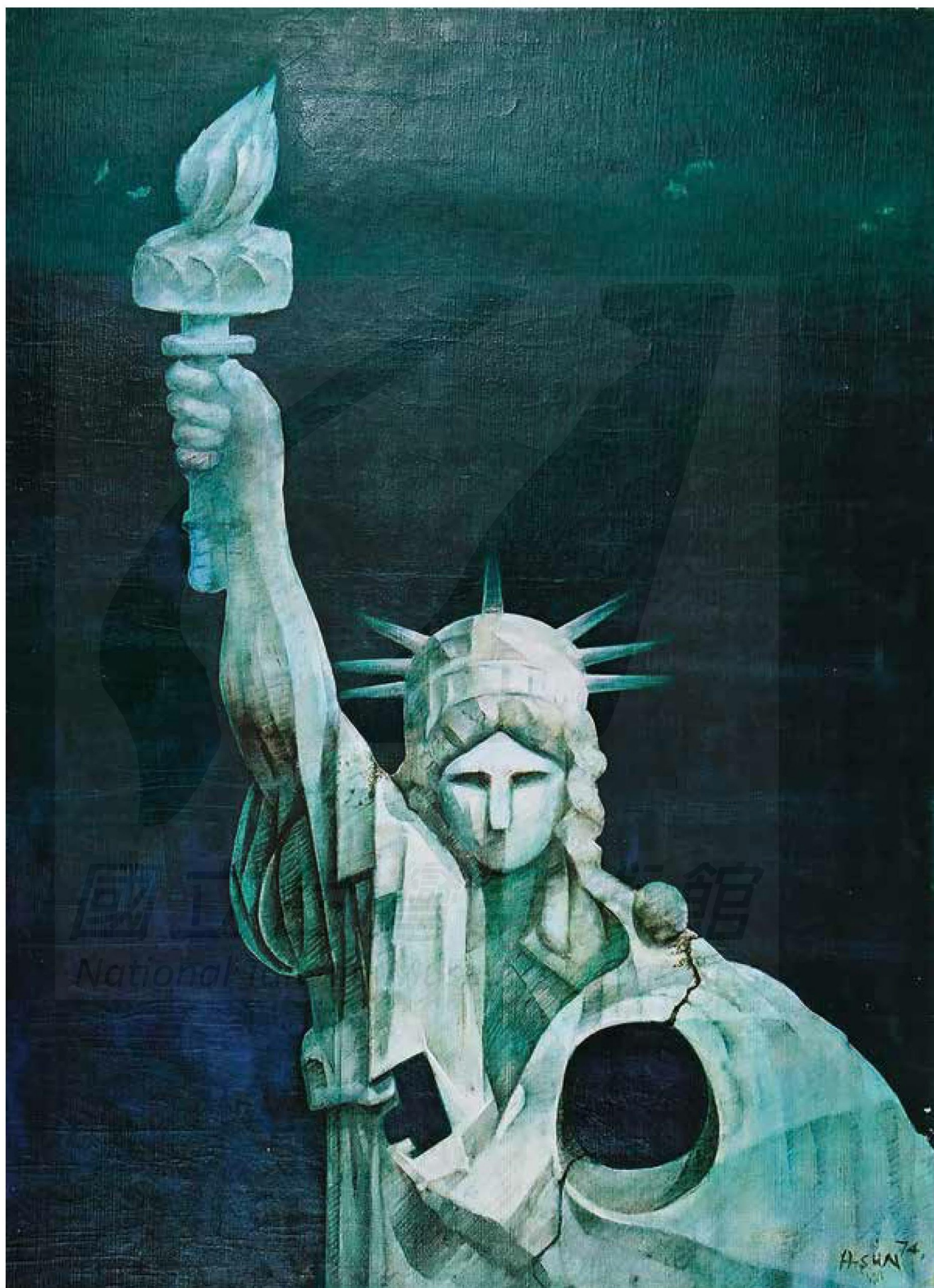
紐約畫照相寫實兼修禪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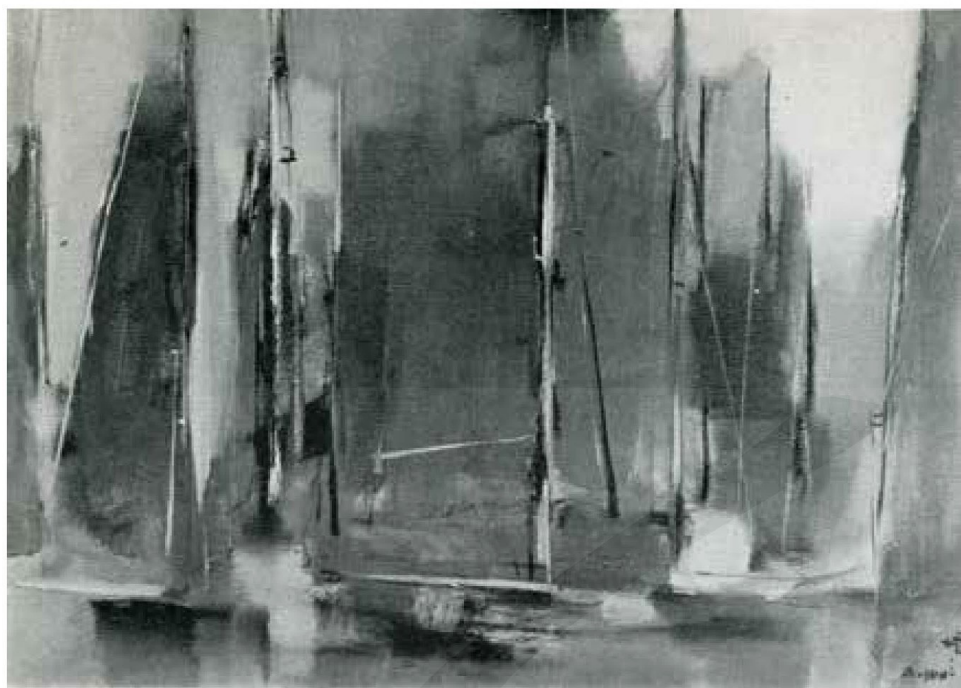
1973年，吳炫三自聖費南多皇家美術學院碩士班畢業後，回臺短暫停留，並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個展，同時準備到西班牙巴塞隆納的「梵谷畫廊」展覽，但是在途經紐約要再往西班牙時，臨時在紐約停留下來，沒想到一待就是三年。那時吳炫三在臺灣畫壇已經起步，被視為「明日之星」；很多同年齡層的畫友不了解他為何還要到另一個陌生而競爭激烈、經濟更有壓力的大城市冒險；但吳炫三心意堅定，決定咬牙面對新的挑戰。

現年七十多歲的他憶及當年在紐約之日子，正值全世界處於首次石油危機，西方已開發國家由於原油價格暴漲，經濟面臨大幅衰退，美

1973年，報載吳炫三短暫回臺講述海外見聞，推廣歐洲藝術。







吳炫三，〈船〉，1973，
油彩、畫布，58×72.7cm。

國也難逃其害。當時的紐約不景氣，市面髒亂，治安也不好。吳炫三承認那段日子對他來說，無論在創作或生活方面確實非常辛苦。不過他到紐約三個月就拿到綠卡，為了支付開銷和尋找創作題材，兼差開計程車，以及受雇航空公司送餐食。當時有些計程車司機因擔心自身安

危，都會選擇時段或地區活動；吳炫三因為外表關係，有人以為他是波多黎各人，給人《西城故事》（West Side Story）電影中波多黎各幫派的強悍感覺，所以他四處兜生意，完全無畏懼，大約在跑車的一年多時間裡，藉著城市走遍的方便，觀察這個世界之都的生活面向。從奢華櫥窗到底層社會的掙扎，一一成為他繪畫的靈感與題材來源。

吳炫三初到紐約，適逢美國經濟蕭條，再加上該國藝術界正圖大力擺脫以歐洲為藝術中心的傳統觀念，積極地展開以「紐約畫派」為主的美國繪畫。他的作品被當地畫商認為歐洲味道太濃，一個多月奔波下來，只賣出一張名為〈船〉的畫作。捏著那筆好不容易掙來的賣畫錢，躑躅於秋色蕭颯的紐約街頭，耳邊迴盪著許多畫廊負責人勸說的話：「回去歐洲吧，你在那兒一定會比在紐約有發展。」但是在他的心中，卻頑強地下了決定：「我要留在紐約！我不甘心就這麼回去！」其實讓他留下來的更重要原因，是因為迷上紐約這匯聚了世界各地藝術、表演精華的奇妙城市。

當時很多紐約畫家都在畫照相寫實風格的作品，也只有這種風格的潮流繪畫才有市場，由於創作費工費時，一幅畫約莫兩個月才能完成。那時做家庭保姆一個鐘頭酬勞約兩塊美金，一幅照相寫實風格的作品至



吳炫三，〈窗裡窗外〉，
1977，油彩、畫布，
147×196cm。

少賣到千元美金，所以他也跟著投入這一波只有紐約才能感受到的創作流行。他說：「我很討厭流行；但是在海外，為了三餐，免不了要趕流行。為了三餐，明確的說，為了錢，我畫了不少迎合畫廊需要的畫。我深深了解到生活安定對於一個有家的藝術家的重要性。打工養家的話，勢必不能專心作畫，更談不到其他更高遠的追求。」為了生活，吳炫三本著他對該城市的認識及技法摸索，將題材圍繞在第五大道櫥窗的反射及大都會光景，開始一系列照相寫實風格的創作。當時吳炫三也因為置身於充斥著搖滾樂、爵士和塗鴉的環境當中，種種嶄新的體驗讓他對藝術的觀念大幅改變，得以從原來所受的古典和傳統繪畫教育中解放。

吳炫三提到：「紐約對於藝術家是絕對公平的。畫廊看畫不看人，

他們不問你有什麼文憑；也不管你的畫被什麼館收藏，甚至你昨天剛剛出獄也不計較。他們只要看你能拿出何等成績的作品來。」1976年，紐約法爾畫廊決定代理吳炫三的作品，一張畫賣到三千美金，這與當時大學教授年薪九千美金相較之下，已經很不錯了。儘管看來似乎可以在紐約安心創作，加入國際大都市的藝術競技場域；然而在苦盡甘來的同時，吳炫三發現同樣是畫廊簽約的六個畫家當中，他是唯一的亞洲人，也是待遇最差的一位。1976年他整裝返臺，應時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）美術科主任李奇茂邀請，到校任教。

在紐約三年停留時間裡，吳炫三體驗到紐約的新興藝術，也隨潮流成就了他一段創作過程，當中他認為另外值得記憶的是，認識好幾位前輩賢人和收藏家，感受他們的言行、教誨和關懷，也得以進一步接觸禪

學佛法，另外在往後的深入世界各地冒險途中，也獲得他們提供的溫馨照顧。其中包括旅美實業家、佛教居士沈家禎、敏智法師、聖嚴法師、懺雲法師、收藏鑑賞家王己千、陸以正大使等人。沈家禎曾任美國輪船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，1960年開始修行佛教，創立美國佛教會、世界宗教研究院、譯經院、大覺寺、大莊嚴寺等設施。吳炫三旅居紐約時，週六、日都會到美國佛教會的大覺寺，當時大覺寺是漢傳佛教在美國弘法的重鎮。沈家禎居士找吳炫三去參加「佛七法會」，甫留學日本攻讀博士學位的聖嚴法師，受沈家禎居士的邀

1977年臺北來來百貨開幕首展，吳炫三以裝置藝術呈現「蒙娜麗莎年輕到八十歲」的概念。





1986年，吳炫三（右1）獲頒第9屆「吳三連先生文藝獎」。

請到大覺寺弘法時，曾教吳炫三打坐。聖嚴法師和敏智法師都曾參與大莊嚴寺興建，吳炫三也前往聆聽敏智法師弘法。

1963年在臺灣水里鄉創設蓮因寺的懺雲法師是吳炫三的皈依師父，當年曾應沈家禎邀請前往紐約弘法，吳炫三就在那時候認識他，並從紐約開車陪他到麻省理工學院、哈佛大學等地演講。因吳炫三開的是福特牌的三手車，一路上擔心出狀況；懺雲法師建議他換新車。後來吳炫三回到臺灣，懺雲法師給他一個布袋，打開一看，竟是一堆美鈔。法師跟他說，那是在美國人家供養他的錢：「你去買部新車吧！」吳炫三沒有接受，但心裡感動不已。他說，懺雲法師從不勸人出家，在他對人生產生迷惑時，為他開釋：「出家出不了家，在家修行比出家修行更難。」這一番話隨時提醒他：無論生活或創作都是一種修練。人活著，磨難和忍耐是絕對必須的！